

# 麦收时光

□陈建苗

五月的江南，油菜子黄了，麦子黄了，庭院里的枇杷也黄了。

今年，还没有尝过自己亲手栽种的枇杷树结出的果子，不知是怎样的味道。几只白头翁却早已在枝头啄着枇杷，见我走近，不安地飞到电线上看着我。发黄的枇杷结满枝头，微风吹过，轻轻点头，似乎在向我打着招呼。只见结在树梢的枇杷，大部分已经被鸟儿啄了只剩半个皮囊，留下的核摇摇欲坠，引来几只蜜蜂吮吮残留的果汁。

我随手摘了一颗熟透了的枇杷，剥开来尝了尝，口感绵软多汁，酸甜适中。我想，双休日可以让孩子们体验一下采摘的乐趣。

五月的田野，成片的油菜子相继成熟，翠绿的油菜田变成了黄绿色。放眼望去，全是颗粒饱满的油菜豆荚。油菜籽成熟时，大都弯了腰，一层一层的，匍匐在田间。

机耕路的另一侧是一片金黄色的麦田，淡淡的麦香夹杂着土腥味，这熟悉的气味沁人心脾。只见几只麻雀立在麦穗上面，一阵风吹来，麻雀欢快地随着麦浪起伏。哦，麦子熟不熟，麻雀是最先知道的。

此时此景，让我想起唐代诗人白居易的《观刈麦》：“田家少闲月，五月人倍忙。夜来南风起，小麦覆陇黄……”诗的意思是农家很少有空闲的月份，五月到来人们更加繁忙。夜里刮起了南风，覆盖田垄的小麦已经成熟发黄。

邻家大哥正在田间低头挖洋芋，我走过去和他攀谈起来，两人聊到当年生产队难忘的麦收时光。

他说，有一句老话流传已久：“农夫好做，五月难过。”我们姚北地区原来是半稻半棉产区，一年“三熟制”。麦收时农活碎杂，既要收大麦、油菜籽、蚕豆，又要种早稻，还得在棉花地除草打药水，删苗、补苗、定苗。五月天，天气时晴时雨，时热时冷，又不能耽误农时。其实麦收时节的农民，比夏收夏种和秋收冬种更辛苦。

那时候粮食产量低，春天是一年之中最为难熬的时候，在乡村有度春荒的说法。所谓度春荒，就是从上一年的秋收到次年的麦收，这一段时间间隔较长，有的家庭人口多，又不会精打细算，在麦收来临前，生产队分给家里的粮食就差不多吃光了，有的甚至离麦收还有一个多月，家里的粮食没有了，只得靠向东家借一畚斗米，再向西家借一点粗粮度日。

这时，大家望着渐渐发黄的麦田，急切期盼着早一点开镰收割。记得有一年麦收前，社员们站在田头围着我当队长的父亲七嘴八舌，有的说大麦熟了可以收割了；有的说，再等等，过几天再割。父亲看着大家，一时左右为难：割早了，担心影响产量；割迟了，怕社员们饿肚子。他冷静地从麦田里摘了一颗麦穗放在手心里，两手搓了搓，摊开后吹掉麦芒和麦壳，让大家仔细看看：麦子还只有七分熟，不能割青！父亲果断地说，断粮的几户人家，生产队仓库留着一点应急的储备粮，过几天等麦子九分熟再收割。

接下来该磨镰刀了。父亲从屋内一个角落取出用旧报纸包着的几把镰刀，割麦的镰刀都是镇上铁匠店打的，刀背厚实。找来磨刀石，准备好脸盆，放上半盆水，开始磨了起来。

磨着磨着，父亲收起镰刀，眼睛看着刀口，伸出左手在刀刃上试试“锋头”。片刻功夫，一把生锈的镰刀就会变得锃亮锋利。父亲边磨边检验刀柄是否松动和损坏，有损坏的及时维修和更换。

父亲是家乡土地的守望者，喜欢看着麦穗一步步褪尽青涩，变得籽满粒饱；喜欢看麦田在风的吹动下激荡起伏，翻涌成浪；喜欢看麦芒在阳光下闪亮的金黄。

要开镰收割了。俗话说，割麦要起早。清晨凉快，要比顶着毒辣的太阳劳作舒服得多；再说经过夜露的浸润，麦芒也柔软一些，不会太扎人。

割麦和割稻不一样，割麦的工具是不带齿且份量重的镰刀。割麦要手脚配合，双手协作。左腿先往前迈一步，左胳膊反手握住麦秆向腿部略倾，右手迅即握住镰刀用力快速顺着麦秆根部砍去，然后左腿和左胳膊顺势一收，一捆麦子便倒在麦田的一侧。

五月的正午，似火的骄阳炙烤着脊背，麦垄间顿时升起滚滚热浪。草帽和浸透汗水的脊背在麦浪里起伏着，豆大的汗珠从脸上滴落在地上，人们都顾不上擦一把。有人嫌穿着长袖上衣割麦不利索，索性卷起袖管或者只穿背心，不一会，锋利的麦芒就在胳膊上刺满了斑斑点点，汗水一湿，又痒又痛。脚底心倘若踩着了麦根子，往往会疼得龇牙咧嘴。

“嚓嚓”的镰刀声，伴随着脚步向前移动。青壮年一弯腰就是十几米远，等几个冲刺割到田横头（地的另一头），才直起腰杆，用镰刀柄敲打敲打腰部，有的干脆躺到田垄上作片刻的休息。会吸烟的就从裤袋里掏出被汗水浸湿的香烟，往往划了几枚火柴才点着烟头。

麦子脱粒用的也是脚踏打稻机。四五个男女社员配一台，他们来回穿插在脱粒机前，手捧麦堆，面向脱粒机，一只脚用力踩着踏板，让快速转动的滚轮脱下麦粒。

脱粒机里的麦粒、麦壳和麦芒渐渐满起来了，一位男社员用双手把麦粒等拨进漏斗，倒入箩筐挑到田垄上。等候在那里的壮劳力，接力把箩筐挑到生产队的晒场。舂麦粒的男社员，满脸都是汗迹和被麦芒刺过的红点。

五月的天气，说变就变。白天烈日炎炎，气象预报第二天却有雷阵雨，只得开夜工收麦秆。晚饭后，男社员借着月光，把脱粒后的麦秆一把一把捆扎好，然后分配好挑到每户人家。忙到夜里十一点前后才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家休息。

天气预报第二天是雷阵雨，但雷阵雨后，往往会带来连续几天的绵绵细雨。麦秆堆放在每户拥挤的客堂间、前廊下和猪舍内，湿漉漉的。待天气晴好，再把一捆捆的麦秆移到道地晒干。

那时，生产队的晒场和每家每户都有一个麦秆篷。生产队的麦秆作为牲畜的饲料，每家的麦秆作为烧饭炒菜的燃料和编织出口凉帽的原料。堆叠麦秆篷是个技术活，因为麦秆软滑，堆不好就会塌下来。邻家的男人叠，女人递。男人将麦秆一把一把地叠成长方体，让女人在下面边递边看着，如倾斜了提醒他。倘若“技术”不过关，叠到一人多高时，哗啦一下倒塌了，麦秆就会摊满一地。这时，男人会怪女人没有看好，女人怪男人不会叠。

父亲是干农活的能手，经常帮队里的社员干叠麦秆篷这样的难事。这个时候，父亲脸上的笑容比平常多了。

生产队麦收时节的经历和场景，有一首当时的“流行歌曲”记录了农村孩子的真实生活，至今我还能哼唱：我是公社小社员，手拿小镰刀呀，身背小竹篮，放学以后去劳动，割草积肥拾麦穗，越干越喜欢。哎嗨嗨，哎嗨嗨。贫下中农好品质，我们牢牢记心间，热爱集体爱劳动，我是公社小社员。

眼下又到了麦收时光，如今的田畈里见不到当年男女老少齐上阵的热闹场景，只看到远处有一台收割机正在收割小麦，田横头停放着一辆农用车，将收割脱粒后的麦子运到附近合作社的粮食烘干中心去烘干。

当年的机耕路，如今已经成了村道。夜幕降临，路灯亮了，广阔的田野并不宁静。晚饭后，村里人三三两两有说有笑地从家里走出来，沿着整洁宽敞的村道散步。一位父亲一手拿着手电筒，一手拎着塑料桶，后面跟着两个小孩子，大一点的手里拿着网斗，正在沟渠里抓泥鳅、黄鳝和小龙虾。一片冬闲田，上个月种下的早稻秧苗，已经长得绿油油一片。此时隐约见到一只夜鹭，低着头蹑手蹑脚地在稻田里行走觅食，见我停步注视，扑棱一声飞走了。青蛙“呱呱”的声音和蝈蝈、蚱蚱等虫子的鸣叫声此起彼伏，自然界的声音真的悦耳动听……

